

当一柄利刃刺破贪婪织就的网

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

# 风波

丁华德 著

FENGBO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 风波

丁华德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扬

责任印刷：李未圻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波 / 丁华德著. —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69-1186-0

I. ①风…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9287 号

书 名：风波

作 者：丁华德 著

出版人：胡福君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甲 57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58122254 传 真：58122264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印 刷：武汉市洪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1 月 第 1 版 201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6.25

字 数：629 千字

定 价：9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密室策划	1
第二章	胸中蓝图	9
第三章	卧底密报	20
第四章	借机设局	28
第五章	点火灭火	37
第六章	强拆行动	45
第七章	突击调查	60
第八章	意外曝光	75
第九章	翻云覆雨	84
第十章	风口浪尖	96
第十一章	幸灾乐祸	109
第十二章	赴省解困	120
第十三章	破解难题	131
第十四章	火上浇油	141
第十五章	两边作战	153
第十六章	再次赴省	164
第十七章	弄巧成拙	175
第十八章	三次赴省	193
第十九章	抓捕落空	201
第二十章	柳暗花明	214
第二十一章	秘密交易	225
第二十二章	无理干预	235
第二十三章	湖岛求助	247

第二十四章	案发突然	265
第二十五章	无功而返	279
第二十六章	严正交涉	290
第二十七章	一件奇闻	301
第二十八章	又添波折	317
第二十九章	百孔千疮	327
第三十章	再次交涉	339
第三十一章	乐极生悲	351
第三十二章	记者揭密	368
第三十三章	切肉连皮	377
第三十四章	激烈交锋	389
第三十五章	暗度陈仓	399
第三十六章	迎接视察	408
第三十七章	三次交涉	421
第三十八章	绝密行动	429
第三十九章	半夜私奔	441
第四十章	携款潜逃	455
第四十一章	收拾残局	463
第四十二章	孤注一掷	473
第四十三章	趁机抓捕	488
第四十四章	无计可施	502
第四十五章	紧张施救	512
第四十六章	亲善之举	524
第四十七章	意外病倒	536
第四十八章	心存侥幸	544
第四十九章	朝霞满天	556

# 密室策划

## 第一章

市人代会刚散，贾丕仁就回了 C3 楼。

C3 楼是乌市沁园宾馆的一栋贵宾别墅，坐落在东头一处高台上，前有假山喷泉，后有绿树掩映，环境十分幽静。几年前，贾丕仁从地教委调来任副书记，看上这里环境隐秘，便从 A 区一间套房兀自搬了进去。宾馆经理喻大怀知道后，跑到书记吴光那里告了一状。吴光劝他：“让他住几天吧，等他老婆孩子来了，我叫行管局给他安排一套住房。”喻大怀听了，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归！不久，贾丕仁把老婆孩子接来，在老市委大院分了一套住房，他仍隔三差五带老婆孩子到 C3 楼住。喻大怀更是气得心里骂娘！后来贾丕仁任了市长，亲自为宾馆招聘了一批女服务员，看上了一个叫潘婷婷的外来打工妹，此后他便再也没让老婆孩子来 C3 楼了。而喻大怀早调到市老年委吃闲饭去了。去年底，原任书记调走，贾丕仁顺利接任了书记，C3 楼便成了他与情人幽会和找人密谈的最好处所。

客厅里亮着灯。他刚进门，客房部女经理潘婷婷就迎上来，喜形于色地说：“我就知道你今晚来，特地将房间收拾了一下。”便帮他脱了外套挂到衣架上。贾丕仁逗她：“你怎么知道我今晚来？”“心电感应呗！”潘婷婷撮嘴弄舌做了个鬼脸，撩得贾丕仁心里痒痒的。他一屁股窝进沙发里，两脚朝天悬在茶几上，仰面长舒了一口气。潘婷婷见他疲惫不堪的模样，便问：“开了几天会，是不是累了？要不，先冲个澡？”贾丕仁忙摇手：“你去拿点茶叶和烟来，等会儿有领导来这里商量工作。”潘婷婷不高兴，拉下脸：“什么事这重要？放到明天不行？”说着，索性挨贾丕仁坐下，双手箍住他腰身，将头伏在他肩膀上摩挲。贾丕仁见她娇柔得可爱，便顺势将她揽进怀里，俩人便亲吻起来。好一会儿，他俩才停了下来，贾丕仁拍着她肩膀说：“我们商量的事很重要，你就别问了，好吗？”潘婷婷嘟着嘴说：“你当我不知道？你和史市长针尖对麦芒……”她一边说，一边用两个食指指尖对尖比画着。“别胡说！”贾丕仁怕她说出“好话”来，忙拿手捂了她嘴巴。潘婷婷气得脸色涨红，急忙拨开他的手，从他怀里挣脱出来，气鼓鼓地说：“算我胡说好不好？我这就去拿还不行？！”说完，便气冲冲准备出门。看她生气的那个娇憨模样，贾丕仁禁不住在她屁股上

拧了一把，含笑摇头不止。

此时，贾丕仁已倦意全消，起身点了支烟，在客厅里慢慢踱步。

这次人代会是遵地委指示提前召开的，为的是给代理市长史大山“转正”。史大山是今年三月份从邻县德阳调来的，他原先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在地委做出调整乌市领导班子之前，地委组织书记杜忠信曾打电话告诉他，将调走原任书记，由他接任；至于由谁接任他的市长职务，还暂未做出决定。他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便趁机提出让副书记巫飞接任。杜忠信开始不同意，后经他再三恳求，才派人来乌市作了一次考察。不料事与愿违，尽管他事前作了周密安排，但考察未能通过，最后地委还是“空降”了一位代市长史大山，这便让他盘算已久的接班计划落空，不禁大失所望！他之所以执意要让巫飞接班，自有他的苦衷和难言之隐。因为他心里清楚，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他已将乌市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如果没有可靠的人来接掌大权，他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就会“东窗事发”，他的所作所为就将彻底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而新来的市长史大山让他很不放心。他上任伊始，就烧起了“三把火”：先是抓了几个月的招商引资；接着抓机关作风建设；现在又搞起了所谓“三个整顿”。整顿行政事业单位乱收费和整顿机关小车，这伤不到他什么；而整顿企业财务，许多问题难免不牵扯到他头上。这便让他十分担心：如果让这把火烧到自己头上，不仅他的交接班计划会落空，恐怕连自己的这顶乌纱帽也将不保！想到这个可怕后果，他真有些不寒而栗！为此，他决不能掉以轻心，听之任之！

今晚他要找的是副书记巫飞和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侯三元。他们二人既是他的同事，更是他的密友。他们三人早已结成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从史大山调来后，他们就已联合起来，一心要挤走史大山，以实现他们的接班计划，但因找不到什么把柄，迟迟未能下手。现在史大山搞起所谓“三个整顿”，就难免不得罪人，这便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巫飞和侯三元鼓动起来，继续实施他的既定计划。

巫飞是三年前作为地委培养的“苗子”，由地委副秘书长下派到乌市任副书记的。下派前，地委领导曾同他打过招呼，要他好好带一带：政治上严格要求，工作上逐步压担子。有了这个特殊背景，再加上他俩都是从地委大院出来的，彼此早就熟识，现在又一起共事，便多了一层亲近感。他有意拉巫飞一把，巫飞也想借他这把梯子往上爬，两人便心照不宣，互相利用，配合默契。但他知道，巫飞有个致命弱点：个人欲望极度膨胀，且过于急功近利。这便让他十分担心：一旦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会不会反过来怨怪自己？甚至反目成仇？这正是他在利



用巫飞的同时，不得不警惕和防范的！

与巫飞相比，侯三元却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正是看中他这点，他才将他从宣传部一名科长，提拔为副部长、部长，现在又将他调到身边任市委办主任。在他，是把侯三元当作“军师”和“谋臣”用的，就像当年刘备之于诸葛亮，几乎是言听计从，如鱼得水。但是，侯三元的心计又让他觉得危险：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琢磨人、琢磨事，有时会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把你五脏六腑看个透！这种人是否完全可靠，他始终心存疑虑。这又让他想起三国时，曹操杀了的那个恃才狂傲的杨修。侯三元知道的越多，对自己构成的危险就越大！他不得不时时考验他的忠诚！这样审视一番之后，他决定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此时潘婷婷推门进来，将一包龙井茶叶和一条大中华烟放在茶几上，余气未消地问：“还有事吗？”

他点了点头说：“请你先回避一下，我们谈完事你再过来。”

抬腕看表，已是晚上八点，见巫飞和侯三元还没到来，便有些心焦，信步来到南面阳台上，望着远处满天灯火出神。

在南环路不远处，有个工业开发区，几个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灯火映红了半边夜空。看着眼前这如火如荼的场景，一股嫉妒之情油然而生！史大山一上任，便急于出政绩，大搞所谓招商引资，又发文件，又建专班，几乎把所有机关单位都变成了“招商办”。他还带领一个招商团，南下广东和香港，不惜花费财政资金，引来了几个新项目。而他作为书记，对史大山的热情自然不能泼冷水，有时免不了还要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现在，这几个项目都落户在他创办的开发区内，他付出的艰辛倒在史大山手里开花结果，心里怎不难受！

他清楚地记得，为创办这个开发区，他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和风险，还几乎掉了乌纱帽！他任市长之初，为了早出政绩，也曾像史大山一样，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劲，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招商引资上。当时他脑子发热，开车到城南郊区兜了一圈，大手一挥，一下子圈了一千多亩菜地建开发区；又投资了一千多万搞“三通一平”“筑巢引凤”，其气魄和规模之大，在当时全区的十一个县市中首屈一指。但在征地过程中，一些失地农民为落实土地补偿金、房屋搬迁费和要求就业，闹得不可开交，上访告状的、游行示威的、静坐抗议的，此起彼伏，不绝于市。一次，几百农民扛着锄头扁担阻断国道，造成恶劣影响。专员路明不得不为此赶来做工作，好不容易将事态平息。当时路明批评他脑子发热，他还不愿接受，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惭愧！自此之后，他便对招商引资热情大减，市长任上几年下来，仅引进了几个不起眼的项目，造成开发区内大片农田荒芜，招来群众一片怨骂之声！如今史大山船行顺风，自是得意，但不要高兴得太早！总有一天，

也会遇上化解不开的难题，到那时就会尝到遭受挫折的滋味！想到这里，他一时心潮难平，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狠狠地掐灭了烟头，转身回屋，不料与前来喊他的潘婷婷撞了个满怀。潘婷婷告诉他，他请来的人已在客厅里候着。

回到客厅，他向早已等候多时的巫飞和侯三元点了点头，便坐到对面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二位来，是想商量一件大事：现在史大山正式当了市长，还要不要继续我们的计划？自从史大山调来后，市政府那边的的工作我们几乎不能过问，更别说领导市政府。照此发展下去，市政府就成了史大山的独立王国了。”他点上烟，默默抽了几口，接着说：“不要以为史大山当了市长，这个位子他就坐得很稳！其实他才刚刚立脚，远未形成根基。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利用他工作上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或失误，将他置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应该看到：市委大权还在我们手里；中层乃至基层干部都是我们的人；再加上我们有可靠的上层关系，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不愁挤不走他！”

巫飞和侯三元听了，禁不住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却不肯贸然表态，只是低头默默抽烟。因为他俩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如果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挤走史大山，还可能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

贾丕仁见他俩都不吭声，便逼他们表态。他把目光投向巫飞：“你先说吧。”

巫飞见贾丕仁点他，便直抒胸臆：“你说的固然不错。但恕我直言，我们的计划注定不会成功！这次人代会，我们替史大山作了嫁衣裳！把他扶正了，他更得势了！我们再想挤走他，那不是天方夜谭？！我们帮他做了好事，他不但不会感谢我们，相反，他还会认为，舍我其谁！”说着说着，他便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霍地站起来，扶了扶宽边近视眼镜，大肆发泄说，“我真不明白，地委为何要派史大山来？难道我们中就没有人能当这个市长？是学历不及他？资历不如他？还是能力比他差？”他在客厅里急急地走了一圈，继续发泄说，“地委的意图真让人困惑不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培养一个人，为何又放在那里迟迟不动？”他回身望着贾丕仁，“就拿你贾书记来说吧，你由地教委副主任下派来当副书记，后面带了个括号正县级，这样安排本来就不合理，副书记干了三年，从分管工业，到分管组织，最后才当上市长，还了你一个正县职。市长又当了五年，现在才当上书记。这个时间比八年抗战还长！我也是从地委副秘书长任上下派来的，也带了个括号正县级，已经干了三年，仍是个副书记。难道我也要像你一样，熬过八年，才还我一个正县职？我真不明白，地委这样用人，同中央提倡重用和提拔年轻干部的政策精神，有什么共同之处？！”

巫飞说得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取下眼镜，掏出纸巾揩了揩湿润的眼窝，又擦了擦雾蒙蒙的镜片，痴痴地望着窗外，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他有意拿贾丕仁说事，既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狂妄，更想博得贾丕仁的同情。

火一下子点燃！贾丕仁暗自高兴。他对巫飞无端扯出自己委实有些不快，但巫飞这番激烈言辞不正是他要的效果吗？也就不与之计较。他对巫飞赞许地点了点头，顺着巫飞的话也是表白自己说：“史大山调来之前，我是极力推荐你当市长的，也推荐过侯主任任副书记，这些你俩都是知道的。可我们的计划不幸遭到地委否定。现在史大山正式接任了市长，不久之后还将接任书记，这个趋势是明摆着的。我很担心，依史大山现在这个脾性和气度，刚愎自用，一切个人说了算，全不把市委放在眼里，你们将来同他共事，他能容得下你们吗？”

说到这里，他起身点了支烟，慢慢踱了一圈，又打量了他俩一眼，继续说：“面对眼前这个局面，我们该怎么办？是俯首称臣，任人宰割？还是同舟共济，继续我们的计划？请你们说说自己的想法。”说完，他咬牙将烟狠狠甩在地上，用脚使劲踩灭，透出一股杀气！令巫飞和侯三元也觉毛骨悚然！

巫飞最先被鼓动起来，他狠吸了两口烟，鼓了鼓腮帮子，不假思索地说：“只要你领头，我就愿意干！现在我们已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好背水一战！既然他史大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对他也不能太讲客气！”

就剩下侯三元了。此时，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支持。他已追随贾丕仁多年，可以说没有贾丕仁，就没有他侯三元的今天。再说，如果挤走了史大山，巫飞当了市长，他就是组织副书记；即便挤不走史大山，他也不会失去什么。况且，还有贾丕仁和巫飞两棵大树撑着，天不会塌下来。主意已定，他不再犹豫，便说：“我赞成继续我们的既定计划。但我考虑史大山来乌市时间不长，我们还抓不到他什么把柄，也就无从下手。同时，我还听说，史大山同专员路明关系密切，据说这次他能来乌市当市长，就是路明极力举荐的，这更为我们挤走他增加了难度。因此我建议，我们在行动之前，必须周密考虑，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

贾丕仁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欲速则不达。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大局为重，万不可鲁莽行事，干出那种不计后果的蠢事来！”他这番话是有意说给巫飞听的。他担心，巫飞的鲁莽，会坏了他的大事。

但巫飞并没听进去，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从长计议指的是什么！是消极等待？还是主动进攻？如果是消极等待，那就只好等到下次换届，史大山当了书记，我们等着挨宰好了！如果是主动进攻，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要知道，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是办不成大事的！”

他说得铿锵有声，全不顾别人的反应。贾丕仁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瞪

了他一眼。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说话太冲，只好低头抽烟。

侯三元见巫飞曲解了他的本意，耐着性子解释说：“我的意思不是不去行动，而是要看清形势，因势利导，相机行事。俗话说，‘心急吃不了滚粥’，我们不能给外界造成这种印象：好像是我们有意排挤史大山。特别是如果让地委知道了，那将对我们更加不利！”

贾丕仁对侯三元的话抱有同感，只好劝导说：“巫副书记的心情我很理解。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一起，确定了共同目标，就要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至于如何采取行动，我正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

侯三元是个心窍十足的人，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非同一般，无论从对贾丕仁的知恩图报考虑，还是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他都要尽心尽力，责无旁贷。他苦思良久，献计说：“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利用史大山工作中的疏漏或失误，紧紧抓住不放，以此为突破口，尽量加以扩大，使他处处被动挨打，疲于奔命，以致干不下去。这样一来，地委就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说不定很快就会将他调离。当然，如果他在工作中犯了大错误，甚至出现重大失误，那就再好不过了！只要我们稍加利用，就能将他挤走！”

听了这番高论，贾丕仁频频点头。

巫飞仍摇头说：“目前还看不到史大山有什么错误，或出现什么失误，那我们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他搞的那‘三个整顿’，还颇得人心呢！甚至有人说，这是他上任的‘三把火’，烧出了新气象！”

“你也这么认为？”贾丕仁听了反感地问。

巫飞立即意识到，他说这话很不合时宜，于是辩解说：“我怎么会这样看？史大山搞的这套把戏，不过是为了营造政绩，笼络人心罢了！”

贾丕仁这才点了点头。

巫飞仍然感到意犹未尽，又补充说：“我仍主张，我们应该主动出击，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和乱子，让他寸步难行，不打自倒！”

贾丕仁说：“你说的不无道理，但实行起来却有困难。就拿他搞的‘三个整顿’来说，我看他既是针对上届市政府的，又是针对我们现在市委的！整顿机关小车，不准公车私用，市政府那边执行这个规定，市委这边也得执行，不然就是不廉洁；整顿机关单位乱收费，从表面看，是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际上是讨好民营企业 and 个体工商户，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整顿企业财务，则是以整顿为名，想从中挖出什么问题，进而把火烧到干部甚至市委头上，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对史大山的‘三个整顿’，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开展的工作，打乱他的部署，决不能让他图谋得逞！”

侯三元对贾丕仁这种牵强附会的分析，不便做出评论，而对史大山的“三个整顿”，则另有一番见解。他说：“史大山搞的这一套，表面看起来受到群众拥护，但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他这是在自寻麻烦，自找苦吃，是根本行不通的！试想，他这样做，实际上打击了一大片，至少得罪了相当一部分机关干部和企业的厂长经理。就拿整顿机关小车来说，如今哪些人有资格坐小车？还不是科局级以上干部？什么公车私用，谁能说得清楚？！即便白纸黑字做了规定，能行得通吗？再拿整顿乱收费来说，虽然可以得到一些企业和个体户的拥护，但却断了一些机关单位的财路，人家能不反对？再说，你管得了块块，能管得了条条？至于整顿企业财务，则不仅得罪了企业，更得罪了到企业创收的党政单位。他这个打击面实在太大了！照此下去，不要十天半月，就会有人找上门去，他受得了吗？他这叫叫花子卖狗——自作自受！”

这实在是切中要害的分析！贾丕仁听了连连点头。他现在才觉得，他这个“军师”还真没选错，他对自己的忠诚真没得说的！他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最后总结说：“我看侯主任这个分析符合实际，切中要害，为我们提供了打开目前僵局的钥匙。我们不妨从这几方面下手，将矛盾扩大化，给他忙中添乱，我们则在乱中取胜！我同意刚才巫副书记的建议，主动进攻才是我们最好的策略！我们下去后可以立即行动，鼓动一些单位找上门去，同史大山纠缠，要闹得他鸡犬不宁，寝食难安！”

巫飞和侯三元不约而同地点头。

此计一出，一张无形的网便向史大山张开……

# 胸中蓝图

## 第二章

（此处为模糊的垂直文字，可能是页边注或章节索引的一部分）

史大山上任第二天，便决定到东城老区看看。

他住在城西老市委大院，而新市政府大楼在城东，中间隔着两条老街——东正街和南正街。他头天上班却要绕道南环路，便问司机小王，为何要绕道。小王说老街狭窄拥挤，不便车辆通行。他说，“我明天早上步行上班，你就不必来接了。”

这天清早，他步行来到东正街头。

这是一条饮食街，人们叫它“好吃街”。晨光熹微中，老街看上去像条百脚虫，弯弯曲曲，破败不堪，两边搭盖的塑布棚，如一面面张开的蜘蛛网；街路坑坑洼洼，积满从两边店铺泼洒的污水。此时，店主们正在忙着生火备料，从两边鼓捣出滚滚浓烟，弥漫了整个街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样的老街还未得到改造，不免心中疑惑。他边走边看。原来这顶顶塑布棚内，摆放着高低不齐的桌凳，案板上摆着各种生熟食料。此时，来这里吃早点的人还不多。他走进一个塑布棚，正驻足留连之际，忽然一瓢刷锅水迎面泼来，来不及闪躲，便被泼了一头一脸，禁不住“哎呀”一声，闪到一边，急忙掏出纸巾揩擦。泼水的是个头顶发光的胖男子，他并未反应过来，又一瓢污水泼在后面一个黄毛青年身上。黄毛立刻破口大骂：“你瞎了狗眼？敢泼老子污水！”胖店主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慌忙出来道歉。黄毛却是不依，脱下黄夹克甩在案板上，骂道：“快给老子赔衣裳！”胖店主自知理亏，拎起黄夹克一看，果然油污一片，只好答应给他洗了烫干。哪知黄毛叫骂更凶：“你洗了，老子拿什么穿？快给老子赔！”胖店主觉得欺人太甚，骂了句：“不要脸！”黄毛一听勃然大怒，立刻窜上去，揪住胖店主衣领，连扇了两个耳光，直打得胖店主鼻口出血，晕头转向。胖店主不甘示弱，也揪了黄毛衣领，两人便撕扯扭打起来。这时黄毛的同伙围了过来，大声起哄：“打得好！打死这个王八蛋！”正在屋内忙活的女主人闻声而出，见自己男人被打得鼻口出血，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黄毛后腰死死抱住，拼命往后拽拉。岂料黄毛反应极快，猛地向后抬起一脚，便将女主人踹倒在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却无人敢上前扯劝。黄毛的同伙更是不住地呐喊助威。



史大山见局面不可收拾，急忙上前大喝一声：“住手！”便抬起双臂，猛地向俩人头部间隙插去，试图将两人强行分开。不料黄毛斗殴红眼，竟腾出一只手，飞起一拳，砸在史大山腮帮上，顿时两眼直冒金花，脸上火辣辣一片！他一下子火冒三丈，飞快地将黄毛的两只手腕抓住，钳子般地使劲一捏，直捏得黄毛嗷嗷乱叫。黄毛的同伙见状，一下子围了过来，要对史大山下手。史大山立即意识到，如果不在气势上压倒这伙人，说不定马上就要吃亏。他依仗自己身材高大魁梧，大学时又学过跆拳道，徒手也能对付几人，于是松开黄毛，岔开双脚，摆出一副迎战架式，大声喝道：“谁敢过来，我就将他捶成肉饼！”黄毛的同伙一下被震慑住，不敢轻举妄动。他便趁机掏出手机，很快拨通了“110”：“我是史大山。东正街有人斗殴，请你们马上来人制止！”“史大山是谁？”围观者一时发愣。有人悄声说：“那不是新来的市长吗？”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新来的市长？！”他们用惊异的目光打量史大山。黄毛和他的同伙见势不妙，悄悄从人群中后退。史大山趁机说：“别走呀！你们不是要打架吗？你们这帮混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黄毛和同伙更加丧魂落魄，急慌慌从人群中溜走。

史大山窝了一肚子气，大清早便兜了一头污水，还挨了一拳，深感作为市长的责任。他看了看表，还不到上班时间，决定再去南正街看看。

南正街是一条同样破旧不堪的老街。这条街以经营服装为主，人们叫它“服装一条街”。这里两边店铺的货棚一直搭到街心上，中间仅留了一条狭窄通道。此时正值人流高峰，行人和车辆更是拥堵不堪。史大山被裹挟在人流之中，不时要闪躲过往车辆。他钻进一个服装棚，见满架各式女装，便向女店主询问价格和销售情况。不料外面忽然传来吼叫声：“轧人了！摩托车轧人了！”他急忙跑出一看，原来是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一条腿已被轧伤，殷红的血洒染了鞋袜和地面。两个骑摩托的青年正在互相推诿，争吵不休。史大山急忙分开众人，毫不犹豫地地上前抱起小女孩，命令两个骑摩托的青年，一起将小女孩送往医院。

此时，医生刚刚上班。史大山抱着小女孩来到急诊室，女护士要他先去挂号。史大山气愤地说：“你们对危重病人，都是这样先挂号后抢救吗？”女护士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我们医院的规矩，你有意见找院长去！”史大山一下被激怒了：“好，我这就命令你去把你们院长叫来，就说新来的市长找他！”这时，一位医生忙过来同女护士嘀咕几句，女护士这才不情不愿地去喊人。医生也开始拿听诊器为小女孩诊断。不一会儿，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油光的年轻院长赶来，见了史大



山便问：“你就是新来的史市长？”史大山狠瞪了他一眼：“少废话，赶快救人！小女孩是被这两个家伙轧伤的，医药费由他俩出！”年轻院长不敢怠慢，立即找来外科主任和几名医生，对小女孩进行会诊和抢救。史大山从急诊室出来，站在走廊里打电话给公安局长刘大胡子，要他马上派人来处理此事；又打电话给小女孩所在的实验小学，要学校立即通知家长前来护理。随后，他又把院长喊到一边，吩咐他，让保安把两个肇事青年看住，等派出所来人处理。这一切安排过后，他又回到急诊室。小女孩仍昏迷不醒。他问外科主任：“小女孩的病情怎样？能抢救过来吗？”外科主任说：“根据初步诊断，小女孩是脑震荡，需马上做CT检查，看是否颅内出血。”史大山忧心如焚，他对院长和医生说：“你们要尽一切努力，把小女孩抢救过来！有什么情况，请随时打电话给我。”他帮着把小女孩送进了CT室，这才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医院。

自从遭遇这两件事后，史大山心里一直想着，如何尽快改造这两条老街。当他得知，这两条老街地下有座古城遗址，要改造就必须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而前几届政府正是由于未做通工作而作罢，眼下他能冒这个风险去进行改造吗？他十分犹豫。但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他决定冒险去做！

人代会刚结束，他立即主持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会，部署了当前工作。散会时，已是晚上十点。他叫住常务副市长马林，说有要事同他商量。他俩并肩走出会议室。马林问：“明天要不要去钢管厂看看？那里的财务审计已经搞完，下一步要研究处理方案，需要听听厂里意见。”史大山问：“审计结果怎样？”马林说：“报告还没出来。沈德松告诉我，初步查出钢管厂资不抵债一千多万，问题相当严重！”史大山皱起眉头：“怎么会是这样？钢管厂不一直是市里的明星企业吗？”马林冷冷一笑：“吹牛皮又不犯法！现在有几个企业不靠虚报浮夸过日子？”史大山直摇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马林感慨道：“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要速度，搞层层加码；下面做不到，只好弄虚作假！”史大山说：“那也不能亏损到资不抵债呀？”马林说：“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史大山说：“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穷了和尚，富了方丈’。我看这个厂的厂长一定有问题！”话题敏感，马林不便多说。

来到草坪上，他俩沿一条鹅卵石甬道往前走。时令已是深秋，两旁的樟树依然苍翠，路灯的光芒从枝叶间洒落下来，印得路面斑斑驳驳。“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拿钱打水漂了！”史大山头也不抬地说。“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林紧盯问。“我看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破产！”史大山突然撂出一句，又回头看了马